

知用 29 屆同學與我

北加州 鄧惠英

(第一部:初中歲月 1962 - 1965)

記得 1962 年初夏我畢業於“安琪小學”，那是一所小規模的學校，位於堤岸安平街，就在我家的斜對面。由於校長張相堂是位認真辦教育的學者，所以管理及課程都很嚴格，也替我們奠下了中文與算術的基礎。只是越文方面，我自己大約只有三年級的程度，家中又不講越南語，所以連普通的會話都講不出。

對於升初中，家父考慮周詳，先後向同巷的多名“知用”高中生查詢，又訪問過兩位“博愛”的畢業生，最後選定了德智兼重、最負盛名的“知用”，並替我報名入讀暑期預備班，其時唐富言校長已病逝，我錯過親沐教澤的榮幸，學校行政是由傅式梅校長接管。

暑期班上我結識了兩位新朋友：林晚霞和朱燕山，還記得黃世明老師教我們唐詩宋詞，甚感興趣。越文科有陳文良老師，符國豐老師等，課程很多，唸得實在吃力。



這是很特別的一年，秋季正式入學時，越南政府定男女有別，於是“義安”成了全男校，“福建”則是全女校。“知用”呢雖然男女同校，但却要分班。開學第一天，老師要所有女同學按高矮排列，然後由高數起點够七十人，編入全女生的“7A”班，剩下十多名個子小的女同學則被編到“7D”與四、五十名男生合班，包括了葉燕卿，顏玉真，胡香，羅巧燕，劉笑容，劉道嫻等排在前面的，雖然她們極力抗議，要求轉來A班，但是反對無效。

我們7A班的導師是康慧賢，是她剛自台灣回越任教的第一年，她的先生伍學基則任7D班的導師。還記得我的座位編在28號，坐在朱燕山與盧潔之中間，附近則有楊馥，鍾麗容，徐金英，羅麗芳幾位。林晚霞編在中間與班長胡芝蘭，及袁美河，郭鳳瑞等一起。我們班上有很多位同學，她們的家長是在校內任教，如林鳳珠，李石英，黃祖瑞，鄭少楮，吳越珠等。後面三排的大姐姐們多是從其他地區到西堤來就讀的，很多位寄宿校內，包括成績很好的鄧秀茂，還有頭髮彎彎梳兩條長辮子的黃佩端，她長得十分清秀文靜，另有趙見歡和蘇潔芝兩位大姐總喜歡友善地摸摸我的頭，又用越南語對我講一些我聽不懂的笑話。

提到頭髮，我便會想起蕭堅白老師，他當時是訓導員，每次見到我便喊我到一邊，低聲說：“學校規定不准電頭髮”，我每次都回答：“我沒有燙髮”，冤枉啊，我真的沒燙髮，是自然彎曲的，不久蕭老師又警告：“不准梳高頭”，那年代盛行頂上梳得高高的，用浪膠噴硬，又用梳子刮成雀巢型，但老天爺曉得我那頭短

髮是自然向上發展，非人力所能控制也。最後老師發信要請家長到學校面談。此時家父母才明白此事非憑我小丫頭自己能解釋得過去，便由我的三嫂向康老師說明原委，再轉達蕭老師，這才平息了被檢告的麻煩。

初中一記憶最深的是“升旗禮”，這一年吳廷琰政府規定女生們都要穿越南長衫參加每週一次的升旗典禮，於是家人替我縫製了我生平第一件也是至今唯一的越南長衫。每到升旗那堂課，我們7A的女生便將前後門窗都關得緊緊的，幾十個女孩子嘻嘻哈哈的一邊換衣服，一邊妳拉我扯鬧得不可收拾，彼此互嘲不稱身的長衫配黑皮鞋或者白球鞋的怪模樣。最後幾位老師一齊到來打開前面那扇門，要我們列隊而出，而門外走廊上早已排滿了幾列男生，於是笑噓聲，口哨聲一時齊起，使得我們這列女子隊頭不敢抬起，眼不敢張望，遮遮掩掩，一拐一扭的擁到操場去，好不容易捱到唱完歌，升完旗，便又吱吱喳喳，倉倉惶惶地奔回課室，沿路上男生們的笑鬧聲，噓喊聲此起彼落，歷久不散。我們將課室門重重掩閉，像是逃到了防空洞，避難所一般，緊張，尷尬與驚慌的心情要好半天才逐漸平定下來。

升上初中二，全體女生都編納在 6A 班，我們坐在右邊靠門口前五排的都是吱吱喳喳之流，十分熱鬧。包括端方，端儀，區麗華，林鳳珠，葉燕卿，顏玉真，還有區佩英，葉秀瓊，郭雪秋，張瑞愛等。記得林振華老師教地理，他一面畫地圖一面講風土人情，沒有派講義，沒有讓我們抄筆記，測驗試來了，只能憑記憶所及或靠課外常識來作答，成績慘不忍睹，為了解決此一困難，於是惟有分工合作，那年林晚霞坐 31 號，我坐 32，袁美河 33，郭鳳瑞 34，分配美河照黑板畫地圖，看不明的字由鳳瑞去辨認，晚霞負責聽講，我負責速寫，寫不及的便趁老師畫圖時由晚霞口述補充加上。從此我們便有相當完整的資料以供考試的準備。如此一來，每逢地理課我便埋頭疾書，甚少看黑板或認清老師的長相，字體逐漸由原本還算端正的字形變為“鬼劃符”。學期間林老師不幸病逝，我沒有領受到多少中國地理知識，却學會了一些收集資料、編排講義的技巧。

這期越文老師 Cô Diệp 給我 Luân Văn 不及格，令我費盡唇舌向家母解釋，並非我懶惰之過。

下學期開始，晚霞與我忽來異想，竟然要辦起報刊來，每月一份，內容包括知用校訊班內消息，我倆文章各一篇，另抄名人詩詞兩首，笑話兩則，生活常識一兩段，加上自製的插圖，資料收集夠了之後，我倆輪流每人一次包辦抄寫兼畫圖，之後在好同學之間傳閱。當年複印尚未普及，所以我們之所謂月刊，其實只有原莊一份而已。我們共出了四份月刊，便因考試在即無暇兼顧，辦報的事便從此擱置。

還記得那年是伍學基老師教英語，他一直強調練習“捲舌音”及“喉震音”，於是乎滿室都是 xi xi sa sa 之聲此起彼落。

蕭堅白老師講間諜故事“四義士”，說到興起忘形，手上拿着的粉擦便往額頭抹汗，又順手放進了褲袋。

也記得坐在我後面的曹素琴大姐不諳廣東話，我們便故意找一些用粵語寫的報紙副刊給她吟唸，經常以此為樂。例如（用國語來唸）：“我仲估佢地尋日會嚟穩我，點知成班去咗你屋企打牙駁”。請問你能聽得懂嗎？

* * * * *

初三那年，男生入侵，佔了我們 5A 班的三分之一，記得有 chín tuōi 的林智達，帶耳環並寫得一手好字的黃禎祥，還有“老鼠”、“高佬”、“八公”、“黃氏兄弟”“張英才”等。更有任班長的“長腿姐姐”葉嬋娟與“長腿哥哥”黃坤洋成為我們調笑嬉鬧的對象。

當年陳寶尊老師的國文課，曹慧金老師的英文課，張炯初老師的美術堂都是“粵語對白”，由六省來的大姐們辛苦了！

陳寶尊老師的“施肥”功能至今仍印象深刻，午後第一節課老師認真講解，中氣充足，非但口沫橫飛，間中還混雜着牙縫間彈出來的肉屑絲，四方佈施，廣澤大眾。

班主任馬麟熊老師教平面幾何，記得有一次為了我們不專心聽講，馬老師大發雷霆，執着巨型圓規向書桌大力一敲，那邊連針的林臂初敲斷，幸好沒有向同學們射去，反方向地在黑板已畫好的大賀圈內釘個正著，頓時鴉雀無聲，全神集中。

阮武玉老師每節課都要背書，無論我背的好不好，總是 13, 14 分，但是郭雪秋，林端方却永遠都得 17, 18 分，豈能不怪老師偏心？

那年有很多美軍補助的麵粉，學校製成了麵包，每月派發一次給學生們，於是每逢“麵包日”我們這一群便約定不回家吃午飯，留在校內開 Party，吃叉燒夾麵包，玩“過關”，踢毽子，鈎花邊手巾，或者瓊瑤小說，金庸武俠，不亦樂乎！

回想初中年代，實在是歡樂輕鬆的日子居多，最少有“體育”“音樂”“童軍”等不必趕功課的科目，點綴襯托。最令我銘記於心的是我們純潔真摯的友情，一直維繫着，直至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未稍減。

寫 2003 年夏日





後排：趙樹權 王家泉 李康 陳克源 朱錦鴻 羅敬強 江錦灝 羅錦成 劉永輝 黃禎祥 黃秋華 林志達 王世榮 黃坤洋 張國綸 柳貴陽 曾佩生 張敬禮 黃振華 蔡文徵 郭煒成 沈奕華 房逢喜 江家沾 馮聖俊 楊友倫 羅南雄 王玉和
 三排：陳志耀 林端儀 李潔虹 劉道嫻 鄧蕙英 袁美河 郭鳳瑞 袁秀雲 區佩英 李石英 黃祖瑞 葉嬋娟 蘇潔芝 趙見歡 黃秀蓮 張斯芳 王佩端 楊馥 馮華珍 江貴開 羅麗芳 游金菊 胡芝蘭 洪德揚
 二排：王葵卿 區麗華 王少霞 王素冰 張瑞愛 鄭少楣 朱燕山 洪嬌蓮 葉秀琼 韓月梅 梁少玲 鍾麗容 曹翠筠 林端方 郭雪秋 孫臻臻 羅巧燕 丘笑芹 黎霞 徐金英 余建蓮 曾少英 葉燕卿
 前排：林晚霞 顏玉真 林鳳珠 李星暮 黃世明 李坤 陳文兆 阮武玉 阮文玉 C. D. Hing 傅式梅 康慧賢 蕭堅白 方行 黃茂和 吳釗漢 馮謙 胡香 李翠明 楊小鳳

初中 28 屆 A 班 1965

←----- 老 師 ----->